妖妃妹妹不好当

我爹是大奸臣。我姐是妖妃。

所以你明白了吧,整个汴京城没有一户人家喜欢我们家的。

我小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都能听到路上有人在唾骂我家。

什么说我家人都死绝了,全家都会被阎王爷带走,天上的司命 大人要把我们家都投为猪胎...骂什么的都有。

我姐姐每次听到了都很生气,都会下去和他们理论,最后却还 是会被气哭。 这个时候我娘就会温柔的把我姐抱在怀里,说, 我的乖乖,不生气不生气啊。

我呢,就会在一边吃着糖葫芦,也不说话。

我姐姐她不长记性。 明知每次都会被骂,她还是要和那群人吵 架。

许是吵的太过了,竟然被皇上瞧见了。

那时,姐姐吵的满面通红,汗津顺着额角流下,像个初生的牛 犊,眼周红了一片。 也不知道皇上哪来的审美,觉得我姐这样 可好看了, 当即把姐姐接进了宫里, 封为林妃。

至此, 我姐成了妖妃。

其实本来不应该这样的。 当时我娘叫我爹去宫里把我姐接回来,我爹说好。

两个人带着我这个小拖油瓶就急匆匆的进了宫。

「皇上!不行啊!小女教养极差,胸无点墨,难为妃子啊!」 我娘一进大殿就跪下,对着皇帝磕头求情。

皇帝乐呵呵地下来,虚扶我娘,说,「令爱甚好,林夫人莫说那些闹朕生气的话了。」

我娘脸色煞白,说皇上恕罪,就闭了嘴。

我爹除了向皇帝请安以外,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

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姐入宫受尽宠爱。 我娘回家大病,半年才堪堪养好。 我爹一举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我…被赐婚给镇北侯世子。

当然了,还记得我说的吧。 整个盛京城都讨厌我家。

所以被赐婚的当天,镇北侯世子就来我家对我说,「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反问,「那你喜欢谁?」 镇北侯世子红了脸,少年唇红齿白,这样的美色像极了城郊片片艳丽的桃花。

他不回我,带着小厮跑了。

我看着他挺拔如松的背影,暗红镶金腰带随着东风飘摇,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春日的桃花,真美。」

就算镇北侯世子再怎么讨厌我,我还是和他绑在一起。 我跟着他的脚步,他去哪,我就去哪。 整个盛京城都知道我喜欢镇北侯世子项止。

本就瞧不起我的贵女们越发讨厌我,每次去参加宴会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旁。 我无所谓的,真的。

我十四岁那年,姐姐她怀上了龙子。 皇帝高兴极了,把她封为贵妃,赐号熙。

消息传出来的第三天,我跟着我娘进了宫。 我以为我会看见一个笑容盈盈,满眼幸福的姐姐,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姐姐她面色苍白,还未满桃李,却已是美人迟暮。

我娘抱着我姐姐一直哭, 我姐姐也哭。

姐姐哭好了,却对我娘说,「娘亲,皇上他对我其实很好,只是,只是我想不开而已。」姐姐转过头看我,爱怜地摸我的脸,说,「我家苗苗都成大姑娘了,长得越发俊俏了,瞧这小脸蛋,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儿郎。」

我勾起一抹笑,说,「姐姐,你要是不开心了,就和我说,我带好玩的来陪你。」 姐姐说,「好啊。」

我没想到皇帝会来。

正值壮年的男人, 束发嵌冠, 剑眉入鬓, 凤眼如星, 形貌潇洒, 身着明黄龙袍, 不怒而威。 但所有的威严在看见姐姐都化为了绕指柔。

我娘带着我行礼,皇帝却伸手直接扶起我娘。

我看了,这一次是实扶。

皇帝搂着我姐姐的腰,带着她去榻上,说,「怎得不听话,跟你说了,不要哭,还是哭了。」

姐姐说, 「太长时间没见了家人了, 一时没控制住。」

皇帝说,「那就常让她们进宫。」

姐姐屈膝行礼,说,「多谢皇上。」

皇帝有点生气, 「都和你说了, 和我私下不用行礼, 你就是 倔。」

姐姐没回他。

皇帝留了我和我娘在宫里吃饭。 他殷勤地不像个万人之上的皇帝, 反而像... 对了, 像隔壁讨丈母娘欢心的状元哥哥。

我娘本来看着我姐,还觉得我姐在宫里受委屈了,现在又有点纠结。

临走的时候,我娘在皇帝面前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说,「贵妃娘娘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臣妇告退了。」

果不其然,我姐的眼眶又红了。

皇帝急忙说,「昭儿想林夫人了就让林夫人来,什么时候都 行,别又哭了。|

我跑过去,把金手镯递给姐姐,说,「姐姐,这是给小外甥 的。」

皇帝在旁边接茬,说,「为何不是外甥女?」

我回答, 「先牛小外甥, 再牛外甥女, 这样男孩可以保护女 孩。丨

皇帝说, 「对, 说的好! 朕不仅要和你姐姐生一个, 还要生两 个三个四个...」

姐姐听不下去了,拿脚踢了皇帝的小腿,说,「皇上这是把臣 妾当母猪吗? 」

皇帝看姐姐微笑却目露凶光的脸,闭上了嘴。

就这样,我和我娘成了皇宫的常客。

有一次,皇帝把我悄咪咪地叫过来问我,「小姨子,你姐姐进 宫以前有没有喜欢的人? |

我说, 「好像吧...|

「什么?! 是哪个龟孙? 快说?! |

我诧异地看着他,他轻咳一声,说, 「是哪家公子啊?」

我说, 「是您啊。」

「您?您是谁?是宁家出的那个探花吗?」

「皇上,您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扒耳屎了?」 皇帝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蠢后,耳尖微微泛红,说, 「朕才没有,是你说的声音太小了!」

我「哦」了一声。

皇帝又问, 「你姐姐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我盯着他的胸膛,目光灼热。

他顺着我的眼神望过去说, 「朕已经是她的了, 不说朕也知道她喜欢朕, 换一个。」

我把视线移开,叹了口气,说,「皇上,那你带我姐姐去宫外吧,她最喜欢草木动物什么的了,宫里的太娇嫩太死气了。」

皇帝点了点头,说,「朕知道了。」 说完,又接了一句,「多谢小姨子,回头朕赏你首饰胭脂。朕先走一步。」

说罢,转头就走了。 我也没有行礼恭送,毕竟他说私下里不要 拘束行礼的。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窄腰宽肩,步履匆匆。 这位雍武帝如今 才二十五岁,才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想必一定很开

心。

我瞧了一会御花园的花,就打算离去,却没想到遇到了镇北侯 世子项止。 他正在和丞相家的杜云儿在一起含情相视。 我站 在假山后面瞧了会,发现他俩不仅没有收敛,项止还伸出手帮 她扶了下头上的杏花簪。

村云儿—副少女怀春的样子,羞红了脸,眼睛在暖阳的映射 下,波光潋滟。

然,没过会,杜云儿两团红云浮在脸上,娇俏地跑开。

项止也是个不懂风趣的直男,也不去追人家。

我迈出脚, 出声「世子, 你在这做什么? |

项止被吓的一个激灵。 「你,你怎么在这。」 他边说边走到 我面前。 「你有看到什么吗? | 这是害羞吗?

我为了维护怀春少男的面子,顺着他意说,「我应该看到什么 吗? |

少年的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热, 脸变 得好红。

「没有,什么都没有。走,我们出宫。 |

「我不和你一起出宫。|

我觉得项止是真的蠢,也不怕被杜小姐看到伤心。

这么笨的人做我夫君,幸好我喜欢他,可以容忍他的蠢笨。

项止很不开心我不接受他一起出宫的建议,自己骑着马颠颠地走了。

我坐着皇帝姐夫赏的镶金马车回的家。

镇北侯世子是真的好笨啊,没听到钦天监和他说的,今夜有雨吗?

那天晚上,镇北侯世子光荣地得了风寒。

侍卫苦哈哈地说, 「世子爷, 你这是图啥? 和林二小姐一起回家不好吗, 哪用受这罪。」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少年面颊红艳, 唔哝着嗓子, 却又硬气得很。

「我管得着。|

[哥——]

项止瞬间闭嘴,像个蜗牛,缩回自己的壳里。

来人一袭月白锦袍,头戴玉冠,身姿高挑,如清风明月。

「你也长大了,不要太任性,知道吗?」

「哦。」

蔫蔫地。

唉。

项景无声地叹了口气,伸出手摸了摸弟弟的头。

「注意点身体。今天杜家的小姐来找你了吧,你既然和林家二 小姐有婚约,就离旁人远些知道吗?」

「哥!我那不是...」

项止话还没说完,项景就打断。

「好了,好好养病,改天去给人家配个罪。我去陪你嫂子了。」

说完,大步一迈,人已走远。

「世子爷,小侯爷和小候妇人真恩爱。」 侍卫拿胳膊肘捅了一下项止。

「去去去,你要是这么羡慕,你去我哥那里当值吧。」 项止烦 都快烦死了。

「那哪能啊!我生是世子爷的人,死是世子爷的鬼。」

「滚! ——」

「得嘞。」

谷雨将至, 宫里要举行宴会, 说是要犒赏三军。

正巧姐姐也快临产。我和我娘也去赴宴。

临走前,我娘抓着我在梳妆台前好好打扮一场。

废了半个时辰, 弄得我爹都要来看看我和娘是不是死在家里 了。

不管怎么说, 打扮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很不错的。 不然我爹也不 会眼睛瞪得像铜铃,说「乖乖,这还是我的老幺吗?啥子时候 这么好看了,这是换脸了吗? |

我娘在一边拿着手帕捂嘴笑, 「看吧,咱闺女就是好看。」

我却觉得有点难受,实在是头上插的首饰太多了,头都要坠下 去了。

我和娘说, 自己头上像顶了个不周山。

娘啪叽给我的背上来了一巴掌。

她说, 我以后是要做镇北侯世子妃的, 到时候带的首饰比这还 多,现在先适应适应。

我「哦」了一声。

但心里却觉得, 反正项止他和杜云儿相亲相爱一家人, 等我和 他成婚也不一定让我去各种各样的宴会呢。

到了宴会,我和娘说,「娘,看吧,你给我首饰戴多了。」

因为是犒赏三军,大多数官员女子打扮的都是英气素雅,只有 我像个开屏的孔雀。

虽然很漂亮。

但是真的被骂的很难听。

姐姐坐在上面, 无奈扶额。

皇帝姐夫握着姐姐的手还在偷笑。

小世子跑过来说, 「你今天的打扮真的很妖艳, 很媚。」

他的脸还是一贯的红嫩,可能觉得我有伤风化吧。

走之前, 他给我手里塞了个桃花簪, 说「等着我娶你。|

我懂, 他给我簪子意思是, 他和杜云儿有情, 要我不要打扰他 俩。

他说会来娶我,意思是,我娶你为正妻,但是我另有真爱。

真是的, 拐弯抹角。

不过实话和你们说, 我觉得今晚御史台要炸了。

御史台,不仅要记录皇帝官员行为品德,还要每天张贴发放今 日大事报道。

今晚的大事就是: 雍武帝要御驾亲征,宣镇北侯世子为点检, 宁探花为参谋,以及淮南王为左将,率二十万大军进军巴蜀。

巴蜀是什么地方?

穷凶极恶, 地势险要, 天象复杂多变。 我大梁朝近百年也没有 拿下这块土地。

皇帝姐夫这一次不仅这么大阵势,还有御驾亲征!

大家都说,大梁出了个好皇帝啊!

皇上此去要保重自己啊!

皇帝之德,万世永恒啊!

皇上回来,废了那妖妃吧!

最后一句话不要管,是叶尚书那个死老头说的。

他孙女讲了后宫足足两年,一次侍寝都没有,他都快怄死了, 所以这么讨厌姐姐。

又因为我爹好多次和姐夫说他,不干实事,就假借资历欺负新 人。 他讨厌上了我们一家。

可是姐姐不仅荣宠不断,还怀了龙嗣,还是第一胎。

我也被赐婚给镇北侯世子。

这老头,头发也气秃了。

大军临走那天,晴空万里,暖阳高悬。

百姓都说,好兆头啊!

叶老头的小孙女来我们家找我。 进门就是一声娇喝, 「林若 苗! 项止要去打仗了! 杜云儿那个绿茶去找你夫君了, 你快去 把杜云儿给干趴下! 」

我满脸疑惑, 「他们相爱, 我干吗要去打扰?」

「啊——你这个蠢蘑菇! | 小姑娘被气得不行,和他爷爷一个 脾气。

「总之,和我走!」

话音未落, 就噔噔地拉着我出去。

且不说这大军实力如何, 气势这块拿捏的死死的。

皇帝姐夫果然是鹤立鸡群,一身明黄色的软甲,英姿勃发,丰 神俊朗。

小世子坐在赤红乌骓上, 少年清雅却又多了几分坚毅。 头晃脑, 眼生乱撇, 不太正经。 叶桐眼尖, 正巧看到杜云儿迈 着莲步,脸颊着红,手里不知道捏了个啥,就差十步距离到项 止跟前。

她拿出了自己玩蹴鞠的干劲,唰地就跑到杜云儿旁边,唰地把 她带到小巷子里面。

村云儿一声娇呼硬牛牛被叶桐的臭汗手给捂下。

呆站在一边的我被皇帝姐夫看见了。

皇帝姐夫向我挥手,「小苗子,过来。」

「姐夫! |

「哎!真乖。」 他让我走近点,递给我一个黄灿灿的东西说, 「你拿好,没事到宫里看看你姐姐,让岳母大人去和她聊聊天 开开心,晓得不。」

「还有, 你姐姐她晚上睡觉腿容易抽筋, 中午喜欢开窗, 但是 又总是忘记关。不喜欢吃菜,要记得督促她。没事让她不要躺 在床上。另外, 天要热了, 她最贪凉, 叫岳母看着点。如果母 子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说保你姐知道吗?」

「还有...」

「姐夫。| 我打断他。「你是不回来了吗? |

皇帝姐夫闭上了嘴。

「呃——」 皇帝姐夫支支吾吾说, 「回来哈哈…」

「喂! 林若苗! 你是没有看见小爷我吗? | 项止一个打岔, 吸 引了我的注意力。

皇帝姐夫顺势说, 「快去快去, 你小未婚夫等你呢。」

「哦。」我转身去找项止。

背后隐约一声, 「好险。」

项止坐在马上看到我来了, 装腔作势哼哼两声, 「你怎么来了 啊? |

说完脸一扭,耳根微红。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 他本来扬起的嘴角瞬间落下。

「不想和你说话,一点都不晓得哄人。」

「哦,不想说那我就走了。」我干脆地扭头就走。

后面的小世子脸一下变得狰狞起来。

「林若苗! 你给我回来! |

看我没有回来的意思,他从马上翻身下来。 快步疾走,就来到 我面前, 抓着我的肩膀就把我扭过来。

「林若苗,看着我。| 我照着他的意思,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 看。

少年睫毛浓密纤长,在卧蚕处打下斑驳的阴影。眼瞳黑却纯 净,几许秋波清扬。 我看得时间太长了,他先是害羞,一张俊 脸如桃花醉红,瑰丽动人。 自己把头低下,翁声说了句,「你 别看了。I

我这人有逆反心理, 你不让我看, 我偏看。

他抬头发现我还在瞧着他,抿唇说,「林若苗,这是你先挑起 来的! |

说完,他俯下身,吻上了我的唇。

酥麻的感觉从唇瓣肆意地向四肢心脏涌去, 唇齿相依, 少年面 容金相玉质,认真的神情让人沉醉。 我迷迷糊糊地想,这就是 桃花醉的味道吗?

少年的吻带着清列的松木香。

不过, 项止技术真的不好。 凭我多年看小黄文的经验, 你亲我 也不能就仅限于嘴碰嘴呀。 项止亲完, 眼睛亮晶晶地满着星 辰, 意犹未尽地轻啄两下我的唇瓣。

「若苗,我会对你负责的。你要等着我,知道吗?——身着暗黑 军甲, 姿态昳丽的少年凝着我时, 万般情绪似要诉说。

我刚张口,皇帝姐夫在一旁开口,「项止,亲也亲好了,走 吧。」

垃圾姐夫, 你这是报我刚刚逼问你的仇吗?

攻巴蜀的主力军在豫州边际,皇帝姐夫又带了两万黑甲军。

军容随赤羽,龙骧虎步,望诸君平安。

话说回来, 我突然想起来件事。

我摸着下巴, 踱步到小巷子里。

果不其然, 杜云儿像个蛮夷汉子样蹲在一堆木头废料旁边, 手 里端着碗米线,呼啦呼啦吸溜着。 叶桐坐在一边心疼着她的 钱。

村云儿瞧见我来,把米线小心翼翼地放在叶桐身旁,恶狠狠地 威胁她,「帮我看着知道吗?!」

「知道啦……」 委屈巴巴的。

杜云儿完全没有平时的贵族娇小姐姿态,两手叉着腰小嘴就开 始叭叭叭, 「林若苗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咱俩没完! 你知道我 废了多大的劲去找人绣的荷包,结果呢?你和叶桐两个人就把 我的大计给毁了, 我那么喜欢小世子, 我送他个东西还不行 吗?你这样是拆散有情人你知不知道!你,过分,讨厌,烦 人!丨

「杜云儿,你勾引我未婚夫我还没说你呢!你怎么好意思说 我! |

「谁勾引了,那叫帮你试水,不知道别瞎说……」

「你心虚了。」 杜云儿刹的脸上飘起两团浮云。

「对!我就是瞧上项止那张脸了不行吗?我就喜欢他那种痞帅 的样子,要不是皇上偏心,和项止有婚约的一定是我!」

「不会。」 我说。

她愣住了。 旋即又叫嚷起来, 「你说不会就不会?」

「对! 项止只能喜欢我。」

「可你又不能控制他喜不喜欢你。」

「他要是不喜欢,我就把他抢回来。」

那天我说完这番话,就拉着呆愣的叶桐走了。

杜云儿站在原地,看着我们走了,说了句,「叶桐,把米粉给 我留下。」回去的时候,叶桐直说我好酷,终于开窍了。

我不置可否。

过了几天, 我吃着长寿面, 突然想起娘在我小时候说的故事:

有个小孩叫小红花,小红花出生那天,雷声很大,天特别昏 暗。

一个老和尚敲响了小红花家的破木门。

老和尚说,我看着孩子于风雨出生,如幼苗般坚韧,叫小红花 可好?

小红花爹有些犹豫, 小红花娘却说, 多谢方丈赐名。

小红花姐姐小蓝花拉着她娘的裙摆, 奶声奶气地说, 「妹妹以 后就叫苗苗,我喜欢。」 老和尚伸出皱纹满布的手,摸了摸小 蓝花的头说,「此女有凤仪之相」

小红花的爹爹脸色大变,说「你这老秃驴瞎说什么?快走快 走。|

老和尚哈哈一笑。 突然一声惊雷, 煞白的强光让小红花的爹和 娘都看不清了。

等到雷声过去, 老和尚已经不见了。

娘说完, 叹了口气。

我爹这个时候进来,说,「你和孩子瞎说什么?」

我娘搂住我爹的腰说,「我想昭儿啊——她一个人被送到庙 里,吃不好穿不好怎么办啊。| 我爹安慰娘,「不哭了啊,明 天咱们去找老大。|

娘噙着泪点点头。

爹把我抱起来,说,「我的小老幺,爹明天带你找姐姐好不好 啊! |

说完, 拿着布满新长出来胡茬的下巴就碰我的脸。

我伸出肉平平的手推我爹的油脸,说,「爹坏!讨厌鬼。|

娘作势打了爹一巴掌, 「把孩子弄不舒服了。」

娘把我搂过来,一口一个小娇娇的叫着。

爹在一边傻呵呵的笑。

去看姐姐的那天, 阳光特别好。

正值阳春四月, 乡野小路上都是娇嫩欲滴的鲜花草木。

姐姐一副在洮小尼姑的样子,在审美不太好的我眼里,还蛮搞 笑的。

我哧哧地笑姐姐好丑,姐姐皱着鼻头捏我的小耳朵。

那天,好像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尚还年轻的七皇子来偏僻的寺庙祭奠他的生母。

比如,七皇子把小团子一样的小世子给拐了过来一起玩。

比如,姐姐着红了脸从那间有着巨大桃花姻缘树的庭院里跑出 来。

比如,我和一个唇红齿白的肉团子打起来了。

总之,这次姐妹相见会还蛮有意思的呢。

皇帝姐夫走的第六天。

清和五年五月五日辰时三刻,雍武帝的第一个小皇子出世。

大家都传, 吉兆啊!

我大梁这次必旗开得胜!

但是百姓们都不知道, 姐姐为了生这个闹腾的小外甥九死一 牛。

姐姐是去御花园散步的时候突然发动的。

宫里群龙无首,不知如何是好。 我娘和我守在门外,听着姐姐 一声高过一声的痛苦喊叫。 素来柔弱的娘亲,这一刻也拿出了 朝廷命妇的气势来,有条不紊地安排宫人的动作。

正当娘亲稍稍松弛精神的时候,一个奴婢从产房跑出来,满脸 惊慌, 「不好了, 娘娘大出血了, 产婆说恐怕只能保一个 了。」

我娘后来和我说,她脑子嗡的一下就蒙了。

但是当时的娘却用沉稳的声音说, 「去, 把参汤端去给娘娘, 再拿几个参片让娘娘含着。丨 「你们去看着产婆,有什么需要 赶快就送过去。|

「多熬几份补药,给娘娘备着。|

Γ.....Ι

「如果, 如果真的真的不行的话。」

「保小。」 我有些愣住, 转头看向娘。 娘别过头不看我。

为什么?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谋面的孩子难道比姐姐重要吗?生 下第一个皇嗣带来的权势荣耀比姐姐这个人活着要好吗?

我的手渐渐握紧,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我说, 保大。」

「苗苗,不要仟件!」

娘骂我。

我不理她,拿出皇帝姐夫给我的腰牌,说,「我说保大。」

眼尖的宫婢早已认识到这是皇上的御物,哗啦啦跪了一片。

娘哭到哽咽。

那天太乱,太多事发生,我明明应该记得很清楚,但回想起来 就是很模糊。

反正我姐姐和小外甥母子平安。

在皇帝身边伺候的老黄门从袖子里掏出来一卷黄色不明物体。

展开来——原来是圣旨啊。

皇帝姐夫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总之就是一句话,姐姐生下了 长子, 这么棒! 那就当我的皇后吧! 孩子的名字呢, 等我回来 再取哈。

清和五年六月三日,长虹贯日。

林家长女,册封皇后,为天下之母仪。

封后大典结束后, 我在鸾凤殿找到了瘫在床上的姐姐和小外 甥。

姐姐看见我来,也不起身,闷着嗓子说,「苗苗,这下姐姐不 是妖妃而是妖后了。」

我笑着坐到小外甥旁边。 「姐姐,小外甥好丑,不随你。」

「随你姐夫。」

「姐姐, 姐夫还有好长时间才能回来, 不能就叫宝宝吧, 起个 小名好不好? |

「嗯,说的也是。」 姐姐眯着眼,望着窗外云卷云舒。

「就叫...」

「小舒?」

「卷毛! |

我:

我低头看了小外甥一眼, 没心没肺地睡着。

唉, 摊上这么个娘。

临走前,姐姐问,「你说你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

「等到金桂飘香,就差不多了。」

「嗯。」

可是姐姐没有等到皇帝姐夫。

金桂还没有开花,军中就传来噩耗: 皇帝崩殂!

雍武帝也算是一世明君,竟被一支冷箭射死。

也是天意难讳啊!

雍武帝临死前和他弟弟淮南王说, 「弟啊, 你哥我也快不行 了, 你来当这个皇上。 我让庆王爷那个狗比给你监国, 你回去 了直接当皇帝就好。 另外, 我的皇陵不是还没建好么, 你就把 我烧死骨灰扬了就行,就当祭奠我大梁这么多死去的将士。 还 有你嫂子,生了个娃,就叫他萧慕昭,记得跟你嫂子说。」

「哥,说这么多话,你真的是要死了吗?」

淮南王疑惑地问他哥。

「当然了, 咳咳, 你看我不行了吧。|

说完, 雍武帝头一歪, 死了。

淮南王悲痛不已,当天跪在雍武帝床前嚎哭不止。

小世子掀开帐门走了进来,说,「皇上不要过度悲伤,逝者已 逝,节哀。

说罢, 手一抬, 把淮南王敲晕了。

雍武帝的「尸体」在暗处竖起了大拇指。

小世子淡定地接受了这份来自「冥界」的夸奖,心道: 毕竟我 们以后也是连襟呢。

后宫中, 我姐还没捂好这皇后的宝座, 就成了太后, 老和尚说 的凤仪没想到是老凤凰。

我小外甥被封王,赐号福。

太后很伤心, 先帝就那么去了, 整日以泪洗面。

我娘也很伤心, 自家乖女成了寡妇。

我爹更伤心, 上次皇上和他推牌九输的五百两黄金还没还呢。

我.....

没有特别伤心,毕竟姐夫没了还可以再找。

嘉兴元年十一月四日,天气响晴。

雍和帝带着先王棺椁,率大军,班师回朝。

万人空巷, 锣鼓喧天, 庆英雄凯旋。 巴蜀之地, 从此为我大梁 之属地。

百姓面上都洋溢着笑。

我坐在茶楼,看着小世子。

少年跨坐在赤色乌骓,手提七尺陌刀,容貌昳丽带着几分邪 气。他面上多了几道伤口,不损容颜,反倒平添不羁。

我端起茶杯,隔空敬小世子一杯。

他似乎有所察觉, 抬头望了一眼。看见了我, 不自觉地又开始 到处乱瞟。 脸颊微红,不知迷了多少女儿家的眼。

照例,新皇登基且胜利归来,一场大型宫宴少不了。

皇上以前就是个闷油瓶,现在可能加上刚死了哥的缘故,整个 人冒着冷气。

整个宴会安静如鸡。

离皇上最近的宁探花一直拿手抠着大腿, 他夫人瞧不起他那副 怂包样,给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 我姐抱着小外甥在上首出 神。

我轻咳一声, 在大殿显得突兀。

皇帝回过神来,疲懒地伸出手打了个响指,一个小黄门,不, 大黄门低着头走到了太后跟前。 皇上说,「太后,这是先皇在

巴蜀给您购置的蜀锦襦裙,也是先皇的一番心意,切莫过于悲 伤。」

「嗯。」姐姐随意回答。

「这黄门跟我从小长大,虽然脑子蠢笨,但做事利索,你收下 吧。」

姐姐也不看,就回了句好。

我坐在旁边看着,偷笑。 从来没见过哪个被割了那处的黄门, 站姿挺拔,身材魁梧。 风流寡妇俏太后和她的忠犬狼系俊太 。溫

1 1 1

姐姐,妹妹支持你!

我笑得不行,头上的步摇流苏颤晃不已。

项止不知道从哪溜到我这里,我爹起先还黑着脸,被我娘一掐 瞬间老实了。

我顺势窝在他怀里笑。 他不知所措,不知道手改往哪里放。

最后,还是两只手搂着我的腰就这么坐着。

我嗔他一眼,凑到他耳边说,「不说我有伤风化了?」

他耳根一红,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

我没理他, 男人, 一套一套的。

宫宴圆满结束。

我就看着那个黄门边走边跳地跟在姐姐后面,时不时还扭个屁 股。

真骚。

又是一年桃花开, 汴京城多了几分迷蒙的烟雨气。

姐姐不再是妖妃,而是一个节俭尚勤的模范太后。

我爹也不再是大奸臣, 而是一个敢于直谏, 不畏强权的耿直小 老头。

我娘一个浩命夫人整天和一群中年富贵妇女各种美肤美甲逛 街。

我嫁给了小世子。

嗯......其实挺大的。另外,人家现在不是世子,而是侯爷。

「堂堂侯爷给我洗脚,不得了喽!」

我坐在床边,调侃他。一双脚还不老实,时不时溅起水花,有 的还会不小心崩到他脸上。

他也不闹, 仔仔细细地帮我擦干, 自己飞快洗漱就赶紧跑到被 窝里。

我嫌弃他浑身凉气,让他离我暖好的床远点。

他像个八爪鱼一样缠住我, 贴着我耳朵说, 「苗苗, 我明天带 你看桃花好不好啊。」 「看情况吧,也许我回去宫里看姐 姐。 I

「得了吧,这次半个月宫里都没消息了,萧许肯定带着咱姐又 不知道去哪里溜达去了。| 「哦。|

「哦什么哦!你这是敷衍我!」

「我没,我就是困了。」 我打了个哈欠,而后踹了他一脚。

「下去灭了烛火去! | 他瞪大了眼睛看我, 「我们不是说好的 吗? 明天我好不容易休沐, 你还不满足我这个龙精虎壮的大小 伙子! |

啊——这个不要脸的!

我把被子一蒙,不理他。

他又黏黏糊糊地扒上来,「苗苗,苗苗,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苗苗、求你了。|

「林若苗!我跟你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

我被子一掀,看着他的眼睛,「好呀,我看看你限度在哪 里? |

他眼睛一耷,委屈道,「可是我们说好的...」

「哎呀,服了你了,进来。」

我把自己的被筒一掀,他像个猴一样,就窜了进来。 还伴随着 贱兮兮的笑声。

窗外黑夜透亮,繁星点点闪烁。

不大的寝房里, 男女细语的声音隐隐约约穿出。

「苗苗,你这里好像大了,看吧,我的努力是有效果的。」

「项止,你个贱人!!!」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